

现代国际关系史 参考资料

(1945-1949)

下

現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資料

(1945—1949)

(下)

国际关系学院編

(內部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9·北京

五、战后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国际意义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偉大国际意义

毛澤东：論人民民主专政

——紀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

1949年的7月1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經走过了二十八年了。象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們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們怕說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們則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創設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認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沒有讀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剛才进党的青年同志們，也許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們必須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們必須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規律，他們懂得辯証法，他們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們不愿意被人們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們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

被我們及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來說，这是痛苦的，不堪設想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人，則不是什么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工作，創設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为着說清我們在下面所要說的問題，在这里順便提一下这个人类进步的远景的問題。

我們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們要和国内外党內外的敌人作战。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在1920年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論的經過。俄国人曾經在几十个年头內，經歷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馬克思主义。中国有許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經濟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則更落后。先进的人們，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自从1840年鴉片战争失敗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經過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廢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謂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說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謂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們，在很长的时期內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們成功地建設了资产阶级的現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

日本入學。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俄國是落後的，很少人想學俄國。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及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象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1919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孫中山在絕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和他合作。孫中山死了，蔣介石起來。在二十二年的長時間中，蔣介石把中國拖到了絕境。在這個時期中，以蘇聯為主力軍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了三個帝國主義大國，削弱了兩個帝國主義大國；世界上只剩下一個帝國主義大國即美國沒有損失。而美國的國內危機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幫助蔣介石殺戮了幾百萬中國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之後，進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基本的

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倒下去了，有些觉悟过来了，有些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

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新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不但中国，全世界也一样，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绝无例外。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

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偉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斯大林早已告訴我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新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現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請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沒有各新民主国家的出現，假如沒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沒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資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統治他們的反动派之間的斗争，假如沒有这一切的綜合，那么，堆在我們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們能够胜利么？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經驗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終时講的那句必須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話，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經驗。

“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現時，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現時英美的統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們会給人民国家以援助嗎？我們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設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錢給我們，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藉以解救他們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成和我們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資產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論。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經无数次地向資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請讀者們看一看孙先生的遺囑罢，他在那里諄諄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着期待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經驗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們要記得他的話，不要再上当。我們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綫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

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你們独裁”。可爱的先生們，你們講对了，我們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剝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們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乱說乱动。如要乱說乱动，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則实行民主制度，給予言論集会結社等項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給人民，不給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結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們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嗎？”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还不要，我們現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們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保护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項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們不仁”。正是这样。我們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們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內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並繼續前進，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發展。

我們在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

對於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後，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他們如果不願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並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象我們對俘虜軍官們已經做過的那樣。這也可以說是“施仁政”罷，但這是我們對於原來是敵對階級的人們所強迫施行的，和我們對於革命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並論。

這種對於反動階級的改造工作，只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才能做到。這件工作做好了，中國的主要的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即壟斷資產階級，就最後地消滅了。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們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人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裡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而欲農業社會化，必須發展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

这个国家工业化的問題。本文不打算多談經濟問題，这里不来詳說。

1924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說：“近世各国所謂民权制度，往往为資产階級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盖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則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誰領導誰这个問題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綱領來說，这里所說的民权主义，是和我們所說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許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許为資产階級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資产階級和地主階級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現在才為我們領導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罵我們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們。他們实行了資产階級对无产階級及其他人民的一个階級的独裁制度，一个階級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說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資产階級，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許多书，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还没有忘記：“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們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項对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权，他們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階級、农民階級和城市小資产階級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階級占了中国人口的百

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要实现经济上的真正的独立，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倚赖外国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独立。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是很小的。现在还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现代工业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我們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們有許多寶貴的經驗。一個有紀律的有馬、恩、列、斯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繫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層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綫。這三件是主要的經驗。這些都是我們區別於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我們走過了曲折的道路。我們曾和黨內的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右的和左的。凡在這三件事上犯了嚴重錯誤的時候，革命就受挫折。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农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

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這是值得慶祝的，因為這是人民的勝利，因為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譬如走路，過去的工作只不過象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余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

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鉅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蘇聯共產黨人開頭也有一些人不會辦經濟，帝國主義者也曾等待過他們的失敗。但是聯共是勝利了，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

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联共学习。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對我們有利，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團結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

新华社社論：无可奈何的供状 ——評美国关于中国問題的白皮书——

(1949年8月12日)

美国国务院在本月5日发表的名为“中美关系”的冗长的白皮书和其他有关的資料，其主要內容現在已經为中国人民所知。从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遜的声明中，中国人民應該得到什么教訓呢？

應該得到的第一个和最基本的教訓，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对于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敌視。美国白皮书毫不掩飾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場。美国政府公然厚顏的宣称“不干涉中国內政”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支持中国的統一与領土完整”“发生了冲突”。換句話說，美国政府認為必須干涉中国內政，必須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保护国，然后中国才能有所謂“統一与領土完整”！根据这种希特勒主义的武断，美国政府尽管承認蔣介石的国民党是一群“与过去軍閥并无区别的反动分子”，因而他們的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是“为了显見的理由，仍旧繼續傾全力援助”它，使它“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究竟是“为了什么显見的理由”呢？美国政府給予这个反动的不受人民支持的政府以“較美国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援助数量为大”的援助，等于这个反动政府的“金錢支出的50%以

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美国政府究竟是为着什么奥妙的“友誼的”目的，“在運輸武装和补給上”給予一个反动的而且本身已經“丧失了斗志”的军队以如此巨大的援助，供給了它的“軍需品的大部分”，致使其竟能一度用战争的方法（記着：这在美国政府就叫做“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力求避免內战的发生”！）“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呢？凡是一个头脑清醒而有最低限度的推理能力的人，都不能不由此得到結論：美国政府是坚决地一貫地抱着侵略中国的目的。美国政府之所以看来毫无理由地援助一个不受人民支持的反动政府及其反动军队，来进攻中国的拒絕支持反动統治的广大人民，是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既然違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和中国民族的权益，美国政府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中国人民的合作，就不可能不专横地干涉中国內政，以使用軍事方法在中国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季里諾式的卖国傀儡政府。难道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釋嗎？

白皮书徒然地伪善地說了一大堆中美的友誼。这种友誼确是存在的，而且将永远繼續存在，但是它只存在在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間，因为美国人民沒有侵略中国的动机和必要，并且曾在許多方面与中国人民作了令人永志不忘的互相援助。至于美国政府的侵略行为，甚至艾奇遜也不能不承認这是美国人民所“显然不会允許”的。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的信中写道：美国今天如果采取进一步的干涉，則“勢将引起中国民众的憤慨，并将受到美国人民的譴責”。多奇怪！如果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确是抱着友好态度，为什么扩大这种友誼的范围和广度（比方說，如果美国政府曾在抗日战争期間援助中国人民而不是援助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恶政府），就会引起这种友誼的一方的憤慨和他方的譴責呢？难道这还不足以証明，美国政府所抱的并不是什么友誼，而只是令人憤慨和必須譴責的侵略野心嗎？既然如此，难道規定了这种侵略野心的范围和广度（比方說，日本侵略者不占領延安和重庆而停止在黃河

东岸和貴州南部),就会叫人們停止憤慨和譴責了嗎?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們妄想全世界都是愚蠢的,但是結果表明,真正愚蠢的只是他們自己。

而事实上美国政府又是怎样規定自己的侵略的范围和广度的呢?帝国主义者按照独占資本的要求所要求的擴張是不知道止境的;如果有什么止境,决不是因为畏惧人們的憤慨和譴責,憤慨和譴責的紀錄难道不是已經堆积得比白皮书还要厚嗎?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自己的力量有所不能。关于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得到什么結果,艾奇遜写道:“我們的援助与鼓励,曾帮助他們抵抗。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內战的不幸結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內,所曾經做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变这个結果。美国所未做的对于这个結果也沒有影响。这是中国內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亦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看吧!这就是美国的貪得无厌的但是終于失敗了的干涉者和侵略者向全世界所作的有益的供状!只有坚决的有效的斗争,将帝国主义者彻底地打敗和打倒,帝国主义者的脚步就停止了,而到最后,帝国主义这个妖物就被消灭了。

但是今天的問題是:干涉者和侵略者在中国是就此干休了嗎?不,在这种意义上說,他們的野心仍然是沒有止境的。“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句格言并不能一般地适用于帝国主义者。尽管美国政府对于利用蔣介石国民党这个工具如何失望,但是只要国民党反动派还有一兵一卒或一个特务分子存在,美国政府就决不会中止加以利用。同一个艾奇遜在一个月以前,在7月6日还声明:“美国正向国民党中国輸送它現在确能办到的一切經濟援助”。但是即令对于国民党的心是死了,美国政府对于繼續干涉和侵略中国,繼續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設事业的心,却是不会死的。艾奇遜已經明目張胆地宣布:一切反对“中国內部势力”在今日所已經达成的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都将受到美国政府的“鼓励”。艾奇遜并在白皮书公布的第二天即8月6日发表專門的

声明，提出他的所謂五項原則，如果把这些原則不用騙術而用科学加以解釋，那就是：（一）美国政府愿以每一可行之途徑，鼓励凡能促中国成为美国殖民地之发展，俾能在国际事务中担任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之傀儡的任务。（二）美国政府愿协助中国建立一种經濟与政治之环境，可保障美国帝国主义代理人之人权与自由，并可逐步地发展美国的殖民地經濟与买办阶级的福利。（三）美国政府反对中国脱离其干涉而独立，反对任何一个不服役于美国独占資本利益之政权。美国政府反对任何外国以平等友好态度援助中国。（四）美国政府将继续与其他殖民于远东的帝国主义国家参照有关各国在整个远东之局势，磋商将有助于各該国在远东继续保持帝国主义特权之办法。（五）美国将强迫联合国达成上述目标，特别是有关維持帝国主义对远东侵略之努力。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决定继续从内部破坏人民民主的中国，并从外部压迫人民民主的中国。由此可见，只要美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没有变为人民的国家，美国政府就决意敌視中国人民到底。

中国人民至今只是努力恢复和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从沒有派一个兵或一个顧問，远渡重洋，到美国去干涉該国“内部势力”的发展，去支持該国的“統一与領土完整”，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嗎？然而美国帝国主义却要在过去、現在和将来干涉中国，破坏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运动，强迫中国隶属于美国帝国主义，服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嗎？因此，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不可調和的仇敌，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嗎？

因此，中国人民应该从美国白皮书得到的第二个教訓，就是中国人民必須繼續抵抗和防备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干涉和挑战，必須不墮入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所設的任何陷阱。凡是敌人所害怕的，我們一定要做，凡是敌人所喜欢的，我們一定不做。美国侵略者号召某些中国人（按照艾奇遜的話，这些人叫做“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組織反共派別，借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